



朱国福 编著 朱合浦 译校

朱国福 剧作选

朱国福，男，汉族，1945年出生于上海，196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1970年分配到上海戏剧学院任教，1980年调入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任教，1985年调入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任教，1990年调入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任教，1995年调入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任教，2000年调入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任教，2005年调入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任教，2010年调入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任教，2015年调入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任教，2020年调入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任教，2025年调入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任教。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LUMING PUBLISHING HOUSE

朱国福剧作选

白晓

朱国福 编著

朱合浦 译校

莆田市艺术研究所 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鹭江出版社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5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国福剧作选 / 朱国福编著 . — 厦门 : 鹭江出版社 ,
2015. 8

ISBN 978-7-5459-0951-7

I . ①朱… II . ①朱… III . ①莆仙戏 - 剧本 - 作品
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36.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0056 号

ZHUGUOFU JUZUOXUAN

朱国福剧作选

朱国福 编著 朱合浦 译校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地 址：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361004

印 刷：福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晋安区福新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350011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插 页：3

印 张：27.75

字 数：365 千字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9-0951-7

定 价：88.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朱国福小传

朱国福（1921—2003），笔名蟾痴、眉痕，莆田城关文献街人，早年从仙游师范毕业后，先后在莆田多所小学任教。执教期间拜当年莆田著名老编剧林宛如为师，一边教学一边编写剧本，供旧戏班演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朱国福任“莆田县戏剧改进会”领导成员。同年他又参加莆田县第一期艺人学习班。翌年他参加整理第一个传统剧目《千里送》，由莆田县典型剧团排演，赴榕参加福建省第一届地方戏曲观摩大会。此后两三年间，他又连续执笔或参与整理改编了《瓜老种瓜》《春江》《百花亭》《瑞兰走雨》等优秀传统剧目，参加省和华东区戏曲观摩会演。

1951年莆田县典型（后改名实验）剧团诞生，以及1957年莆田县创办了戏曲学校，这一团一校“文革”前10多年间所演剧本，大多是朱国福编写的。1954年莆田县专业剧团编剧小组成立，他当选为首任副组长，他和祁宗灯二人始终是全小组中扛大梁的剧作家。除了必须完成自己的剧作任务之外，还要带徒弟和培养辅导新作者。

朱国福平生剧作经上演和出版的不下60本。仅新中国诞生后，被定为重点和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就有10多个，如《高文举》《朱弁回朝》《靖边记》等。20世纪50年代初期，朱国福和陈仁鉴二人被省文化局调去参加编辑《福建戏曲传统剧目选集》，编辑刊印莆仙戏五册“选集”在内部发行。他对莆仙戏传统艺术非常熟悉，

1959年，他亦参加黄文狄编著《莆仙戏传统科介》工作。

对于莆仙戏的历史源流和总体学术内涵，朱国福有其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从莆仙戏传统遗产中以小见大，可以找到不少中国早期戏曲艺术“遗响”。20世纪50年代，他第一个提出莆仙戏不仅与南戏、北曲，而且与汉唐宫廷艺术和佛教文化等，都有源流关系。他曾经多次做出这样的结论：“莆仙戏绝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他还从莆仙戏传统剧本中许多方言俗字及生造语词，逐字推究其与古代中州语言和金国“院本”的关系。

他还从莆仙戏几首传统曲牌名目中探索剧种源流。例如他发现莆仙戏【风和子】古曲本名【孝顺歌】；【北台妆】古曲本名【懒画眉】；【淋漓襟袖】即是王实甫《西厢记》里的【耍孩儿】等等。这些曲牌有的源于南戏，有的传自北曲，他认为都是古代路歧人带来莆仙民间，再经过本地乐师的地方化处理后流传下来的。当年那些流落来莆的歧路艺人，很可能只记得曲文曲调，忘掉了原有曲牌名称。本地艺人往往取第一句曲词为曲牌名，例如上述《西厢记》里的【耍孩儿】头两句曲词是：“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有些曲牌也被艺人们运用其他方法改定名称。

（杨美煊）

序

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我曾经不时到朱国福先生住所，向朱老先生求教。在戏剧创作上，他曾给我很大的帮助。师恩深深，感铭于心。今朱老先生已故去 12 年，其子合浦从朱先生的遗作中选出 11 部剧本，经整理译校后结集成书。此举无疑为莆仙戏创作和研究保留了一份珍贵遗产；在告慰泉下朱老的同时，也为曾受益于先生诸如我者，代还难以还清的知识和感情的双重“负债”。

朱老先生是公认的最全面熟悉莆仙戏传统艺术的老一辈剧作家。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他与后来成为我国戏剧大师的陈仁鉴先生齐名，并称莆仙戏创作“双杰”。他平生创作并搬上舞台的剧本不下 60 部。建国初期，他参加整理了《千里送》《瓜老种瓜》《春江》《百花亭》和《瑞兰走雨》等传统剧目，经遴选分别参加省和华东地区戏曲会演；其后，又整理改编了《高文举》《朱弁回朝》《靖边记》等十多部脍炙人口的优秀剧目。这些剧目不但当时饮誉剧坛，而且其中多数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至今还活跃在莆仙戏舞台上，屡演不衰，成为莆仙戏表演团体保留剧目和艺校的教材。有幸这些剧作大多被收入本书中，让我们能够从文本上领略先生的才华，品鉴剧作并揣摩其成功之奥秘。

往事如昨，记得当年与朱老交谈，他总开导我要熟悉莆仙戏传统艺术，包括熟悉其音乐曲牌。我口上唯唯，心里不很在意。因为那时是思想解放的年代，我认为对作品来说，内容的

深刻性和情节的丰富性更重要，况且我想尽快取得成功，不想亦步亦趋。

数十年后，如今重视剧种艺术强调剧种的特性早已成为共识。几年前，我先后应上海和北京剧院创作昆剧剧目，他们要求剧中唱词要严格依曲牌声律填写。为此我不得不临渊结网，临阵磨枪，匆忙补习《昆曲曲牌反套数范例集》等有关书籍。从中发现，原来昆剧创作需要文学和音乐的双重结构。由此我不能不想起养育我成长的莆仙戏，莆仙戏与昆剧一样，不是板腔体，而是曲牌体剧种。长期以来，我们的创作者包括我本人忽视剧种特性，不根据曲牌的要求依曲填词，这样必然给唱腔乃至表演带来伤害从而破坏剧种的优美。惭愧的是，我历经艰难曲折才悟出来的这一道理，其实朱老先生数十年前已经教导过我，而且他自己一生都在践行。如今品读本书中那标着曲牌的一个个优秀剧本，用方言吟哦那琅琅上口的唱词，口齿生香之余，识先生太迟和悔当初不学之憾如雨雾般笼罩心头，挥去又回，徒唤奈何。

当然，讲究唱词的声律并非先生作品成功的全部。收入本书的《玉簪记》《西厢记》《高文举》和《梁祝》表现古代男女的爱情故事。其人物情感细腻，语言生动；谋篇布局上疏密相间，张弛有致。《千里送》《春江》和《百花亭》等则让我们从中读出文本与莆仙戏传统表演的高度融合。这些剧作既具文学性，又富戏剧性。因为其采用传统的戏剧叙述方法，又显得分外自然亲切，更容易为我们所接受。这种对传统艺术的综

合把握和得心应手的运用所衍生的内涵，加上作品所揭示的人物情感深度，让我们感受到另类的艺术震撼力。不难理解，剧作的这些优点和特点，全赖朱先生对莆仙戏艺术的全面熟悉，而这种熟悉又来源于朱老先生丰富的艺术经历及其所带来的厚实艺术积累。先生出身教师，打过莆仙十番，还熟悉司鼓和化妆。上世纪50年代，他曾同莆仙戏一代宗师黄文狄合作，记录、整理、编绘并出版了《莆仙戏传统科介》，轰动一时，受到梅兰芳的高度赞赏。创作之余，他还探究、钻研莆仙戏的历史源流。杨美煊先生曾提及，朱老第一个提出莆仙戏不仅与南戏、北曲，而且与汉唐宫廷艺术和佛教文化有血脉关系。他以莆仙戏传统剧本中的许多方言俗字，推究其与古代中州语言和金国“院本”的关联。他对莆仙戏的一些曲牌，寻根探源，发现其于南戏或北曲之出处。如莆仙戏【风和子】应是【孝顺歌】。因为他从《群音类选》之《班超·桑园劝夫》中查到【孝顺歌】，其首句为“黄和紫”。莆仙话“黄和紫”与“风和子”相近。由此他进一步推测，流离南来的歧路艺人传艺，有时但记曲谱，忘了曲牌名称，故取曲词首句为名；又因语音之故，以讹传讹，才生出许多费解的曲牌名称。与朱先生交谈，他常常语出惊人，又句句在理，令人拍案叫绝。

先生的晚年过得安详，很难从他的言行神色中觉察到他在戏剧人生上的遗憾。这也许因为他不想提及或者另有感悟。收入本书的《靖边记》根据莆仙戏传统剧目《杨恕》改编，表现杨家将后代争取部落首领归宋，并携手击退外寇的故事。该剧

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国内外形势严峻，政治风云多变。文本搬上舞台后，先生根据意识形态的要求，几易其稿。有一次朱德、郭沫若等中央领导来闽视察工作，观看了该剧的演出，评价颇高。随后文化部邀请该剧与折子戏《千里送》一同进京演出。当时，剧组已经北上抵达上海，不料突遇中苏关系恶化，情紧势逼，文化部临时取消了全国戏曲调演活动。剧组折回，上下叹息，朱先生也失去人生唯独一次在京展示才华的机会。命运弄人，能不扼腕。至今我们或能从《靖边记》的字里行间读出先生埋在其间的无奈和迷茫，因为该剧本留下部分非正常修改的蛛丝马迹。这种修改多少背离了先生已有风格而令人感到些许陌生。如今我们无法知道当时的修改是被动抑或是主动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由此也无法判定该剧结局的偶然背后是否还包含必然。《靖边记》的际遇让我们思考作品与时代的关系，思考作者与时俱进和坚持独立品格、遵循艺术规律之间究竟该如何把握。从这一点上说，朱老先生的遗憾也是留给后人不可或缺的宝贵启示。

时间会让我们真正认识朱国福先生，读出其人其作在莆仙戏历史，包括当今与未来的意义。记得那天合浦兄约上清水兄和我，三人在莆田凤凰山下的一个茶铺小聚。席间谈朱老，谈莆仙戏，时窗外春雨绵绵，能不生思念如斯，往事如烟慨叹。因记当时对话内容，勉为书序。

周长赋

2015.5.22 于福州

目
录

序 /01

- 一、玉簪记 /1
- 二、靖边记 /64
- 三、西厢记 /127
- 四、余赛花 /185
- 五、朱弁回朝 /254
- 六、高文举 /310
- 七、春江 /358
- 八、百花亭（赠剑） /367
- 九、千里送 /379
- 十、梁山伯与祝英台（访友） /388
- 十一、八仙祝寿 /406

附录：

- 一、永不消失的星光 /412
- 二、革命现代戏的“艳阳天” /418
- 三、福国朱讲戏古 /423

后记 /431

玉簪记

人物表：

潘必正

陈妙常

潘观主

进 安

妙 清

妙 真

妙 静

妙 晋

船 婆

艖 公

序曲

书生潘必正，落第耻不归，女贞观中住，姑母厮安慰。素志未遂，期明年再赴春闱。陈妙常试弹宝徽，词调哀怨，潘郎心碎，对弹诉身世，相思病作祟，偷词明真相，方知情不伪。姑阻何畏，赠玉簪终身愿相随。奈姑母严命难违，秋江摇橹紧相追。

第一场 投观

〔景：三清殿。〕

〔妙真、妙清、妙静、妙晋同合掌上。先擂鼓三通，旋鸣钟十八下。二人敲鱼鼓击磬，同参拜介。〕

众 （合唱）【佛引】

太上台星，应变无停，
驱邪魅魅，保命护真。
智慧明净，心神安宁，
三魂永久，魄无丧倾。
急急如律令！

〔在念经声中，妙常扶潘道姑观主上。参拜三清毕，遍望左右。妙常傍侍，众立两旁，非常严肃。〕

潘观主 诸位贤徒，尔等既入道门，理应虔事三清，修真养性，勿恋凡尘。妙常吾徒根基深厚，闲时可随她勤习功课，讲解经篇，努力上进，以图身证仙真。

众 听师父教训。

〔进安挑行李，引潘必正同上。〕

潘必正 金榜无名耻归去，观中暂住待春闺。

进 安 （看匾额）“观贵女”。咱官呀，这地方咱住不起呀！

潘必正 怎样？

进 安 这匾额上写三字“观贵女”，一定要贵女正肯给观，咱二个务是男的，咱官你务落第，犹如衰鸡，从何肯给咱住！

潘必正 胡说！许乃是“女贞观”三字，为何乱讲？紧紧叫门，禀知我姑母，讲是我到这。

进 安 哟！（打门）里面谁住的？里面谁住的？

陈妙常 启禀师父，外面有人叫门。

潘观主 喔，外面乜人叫声？嘎，妙晋，你可去迈看，若是女施主，滥罔请入来；若是男人辈，可婉言谢绝。

妙 晋 喔，领命。

进 安 怎生，无听闻，怀堪都是耳聋？喂！开门，开门！
（再敲门）

妙 晋 来了。（开门）你是底啥人，到这做也？

进 安 有劳替禀观主，说响伊侄潘必正落第！（正：哼！）特特到观来相迈呀！

妙 晋 喔——（背白）哎呀！师父交代，达暮人怀堪给入里，伊讲务是师父的乃侄，今是卜给伊禀，或怀然呢！（叨念着）

进 安 嗨，道姑呀，你是许念咒，或是许弄婆姐，怎生不去禀呢？

妙 晋 哼！人是看你自称落地，了怎生一身都无抹土呢？

进 安 哈哈！我名进安，你比我还会“安”。我是讲我官落第，功名无中，你会给听底啥去！

妙 晋 怀准你“掷誓牙无中”，观中清规，达暮不准入里的。哼！博钱野汉！

进 安 （插白）噯，今公还要去变母啰！

潘必正 哎嗨，道姑你听错。烦你禀给观主知，响是侄儿潘必正，前来拜见。

妙 晋 唔，原来是观主侄孙，给生真正也……（合掌）善哉善哉！且等替禀。

潘必正 有劳。

妙 晋 （进门）禀师父，外面有人客要见。

潘必正 嘿，是男或是女呢？

妙 晋 呃……讲男务是男的……

潘观主 既是男人，应该谢绝！

妙 晋 小徒也算卜谢绝，那惊的得罪人！

潘观主 观中清规，三尺儿童都不许入里。你传给听，不畏什也得罪人。

妙 晋 我也传给听，可是这个人会过样！

潘观主 好是啰唆，这个人是谁呢？

妙 晋 （慢吞吞地）伊呀，自称是师父你的侄孙，名叫潘……潘……

潘观主 （喜）唔，是必正我孙来，你为何早不讲，紧紧我请入里。

妙 晋 师父呀，伊是达暮呀！

潘观主 多话！紧紧去请入里。

妙 晋 今达暮务准伊入里，真正不好做人呀！（出门）潘相公呀，我师父有请。

妙 晋 哼，进安，同我入去！

进 安 喔。（同入介）

潘必正 咱姑在上，受孙呀一拜！

潘观主 我孙今不用。

进 安 姑娘在上，进安磕头。

潘观主 进安免礼。妙晋，搬椅我孙请坐。

妙 晋 喔。（抬椅让坐）

潘必正 赐坐。

潘观主 我孙乜时到这？

潘必正 孙呀才正到这。

潘观主 兄嫂都好吗？

潘必正 好呀，咱姑都好吗？

潘观主 神佑安宁。我孙到此有何事呢？

潘必正 喔，容启：

（唱）【啄木儿】

赴试抱病，名落孙山，

归见亲友愧无颜，

来观温书待春闱，

姑孙至亲谅无难。

潘观主 嗯，临场得病，也是无可奈何。你既不愿转去，就暂在这观中温书，以待明年春闱。嘎，妙晋！可请伊主仆到西斋居住，预备茶饭相请。

妙 晋 领命。潘相公呀！打这路来！

潘必正 喔，谢咱姑。（进安正在看壁画）
潘观主 不必如此。各人须要勤心攻读，勿管闲情，咱姑自然随时到斋看望。

潘必正 谢咱姑教训。（看妙常）

妙 晋 （对进安）呔！看什么看哪猪！

进 安 无呀！我看这观中，怎生会尽是达暮？

妙 晋 齷齪，齷齪！底啥有哪？

进 安 许一壁都是……

妙 晋 许是仙师，不准乱咕，齐行！

进 安 哎！咱官呀，你也许看什么，行呵！

潘必正 喔！（同下）

潘观主 你等退去！

众 喔！

潘观主 （突然想起）且慢！嘎，妙常、妙真、妙清、妙静贤徒！

（接唱）【前腔】

我孙潘必正，乃是读书人，
自细厮娇养，脾气顽且悍。
道凡有别，各自安分，
不准相扰或交谈。

陈妙常 （唱）【尾声】

师父教导记心间。

潘观主 （接唱）清修方可列仙班！

众 （接唱）兢兢自治守规范！

（众拜揖拥观主下。）

——幕落——

第二场 微波

〔进安吹羌笛上，笛声冲却黄昏的寂寞，池中绿水泛微波。〕

进 安 (念) 工工工，合合合，
尺工尺上合四上合。
我进安自细爱唱歌，
吹羌笛放牛乐呵呵。
自从缀我官伊读书，
勤烧香扫厝又张罗。
我官伊心性柔带好，
惜进安共兄弟差不多。(吹笛)
不知伊腹里打什么稿，
到如今龙烛那单科。
今晚暄伊行出去散步，
剩单个实在太寂寞！
皆是我天性爱蛮吵，
阿姑仔共我和和无无和。

阿借！（走白）

讲生俏欢喜笑微微，
讲生歹嘴挂猪屎箩。
面头前修行大得意，
躲背后个个腹里有邪魔。
可怜都是后生呆呆仔，
乍拗郁实在无下落。
听人讲吹箫会引凤，
待我试看，无凤总也有鸡或鹅。

〔进安吹羌笛。妙静暗上低声哼歌相和。〕

妙 静 (唱) 【十二阑干】

春风吹草草变绿，
春风吹花花袅娜。